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三十四回 粉哪吒俊目識俠義 笑無常故意戲英雄

詩曰：敢將詩酒傲王侯，玉盞金甌醉不休。雖為蓬萊三萬里，青雲轉瞬到瀛州。

廣太帶著姜玉來到十字街一瞧，這個賣刀之人年約三十多歲，站在那裡說：「那位買這把刀？」三爺說：「朋友，你把那個刀拿來，我瞧瞧。」只聽眾人齊說：「來了財神爺，賣刀的，你說話吧。」那個人一瞧三爺這個打扮，說：「我這一把刀，有三不賣：不是朋友，我不賣；不是武士英雄，我不賣；再者，在官應役之人，我不賣。我這一把刀，乃是英雄所使，非俗等之輩可比。」張廣太說：「你不賣就是了，何必多說！你姓什麼？」那個人說：「弓長萬，汪點。」張三爺說：「是了，這弓長萬，是姓張；汪點，是行三。」張廣太也沒言語，自己帶姜玉回歸了衙門。

用完了晚飯，在東院住，是正房三間，東西配房各兩間。他住的是上房，與姜玉談起心來了。張三爺說：「我的來歷，你也不知道，提起來，鐵石人也動心。我是家門不幸，手足不合。因為我在外面胡鬧，我長兄理應管我才是，他竟生起狠毒之心，才斷手足之情。中秋節晚上，我吃醉了，我兄長要將我活埋了，多蒙嫂嫂把我放走，惠助幾兩銀子。到了天津被困，相遇恩師傳授我的藝業，跟大人到此，收你就算是我的親人一樣。這幾年我在外邊，也不知老母生死如何，事到如今，我倒是一個進退兩難之人。」姜玉說：「三叔，你老人家談起心來，勾起我的煩事。想我是自幼兒喪父，老母居孀守，我自己又無至親，又無有骨肉，誰是我的知疼著熱的人？老母一死，我孤苦伶仃一個人，甚是可憐。」三爺廣太說：「賢姪，你真是天下第一苦人。我也是不甜，離家四載，異鄉作客，冷暖年來只自知。要是有了病，哪一個到我牀前問問我是輕是重，誰能日夜精心伺候我呢？」大英雄張廣太越想越煩，不由己落了幾點傷心淚來。

正傷心之際，只聽得外邊房上有人說：「罷了！」正是：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看斷腸人。

「我好慘也！」張廣太問：「是什麼人說話？」外邊房上答話說：「我在這裡等著你就是。」張三爺說：「好！」拉刀在手，躡出房來，在院中一看，只見上面一條黑影。姜玉也跟出來，上房一瞧，也不知那個說話的哪裡去了。二人各處尋找多時，復又進得房來落座，並不見動作。天有三更時分，姜玉說：「三叔睡覺吧。」三爺說：「先別睡，恐怕腦袋睡丟了。」候至四更時分，不見動作，二人方才安歇睡覺。

次日天明，起來的又晚，衙門內的飯早已開過去了，對著姜玉說：「你我今天出門把刀帶上。」出離了衙門，到了大街路東會芳樓酒飯館，上海第一個買賣，甚是熱鬧。二人進去，櫃上的說：「張三爺來了？樓上喝茶。」張三爺上得樓去落座。上面甚是乾淨，也沒有多少個座兒。方一落座要酒，聽得樓梯一響，躡上一個人，就是昨天賣刀之人，坐在廣太的對過，用腳一登板凳，把刀望桌上一拍，說：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！今天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才能完事！」張廣太也不答言，說：「來！給我要菜吧。」跑堂的說：「要什麼菜？」三爺說：「你給我一個炸八塊雞、碎溜鯉魚、燒魚頭、清蒸鴨子、紅燒翅子就是了。」只聽那個人也說：「跑堂的，照樣兒給我就要就是了。」三爺說：「給我兩壺白乾、兩壺玫瑰酒。」少時，跑堂的說：「三爺，喝點蓮花白酒好不好？」三爺說：「好，也給我來兩壺。」那邊那個賣刀的，叫跑堂的大嚷著說：「也給我一個炸八塊雞、碎溜鯉魚、燒魚頭、清蒸鴨子、紅燒翅子，兩壺白乾，兩壺玫瑰，兩壺蓮花白酒。快來，如慢了，要了你的命！」

少時，過賣給三爺來送菜，被那個人用手一拉，說：「先給爺爺擺上，然後再說！」跑堂的也不敢惹他，就給他擺在那裡，直害怕，過來見三爺，說：「三太爺，你老人家等等，這就來。給你老人家菜，被那位奪去先吃，想是餓了。」三爺說：「不要緊。我問問你，那新出河的活鯉魚有沒有？我可不要在盆裡放了一兩天活的。那個魚雖然是活的，把腹內的油都沒有了，肉就有點不鮮啦。新出河的肉又肥又鮮。他那個腮是胭脂似的，你拿一尾，我瞧瞧。」跑堂的下去，少時拿著有一尺多長的歡蹦亂跳的一尾活鯉魚來，說：「三爺，你瞧好不好？」廣太說：「好。一半醋溜魚，一半吃酸炒魚，越嫩越好。」跑堂的下去，少時杯菜俱來，擺在桌上，三爺喝酒。那邊那個人也說：「來呀！給我拿一尾新出河的活鯉魚來，我瞧瞧。」也照著張三爺的話，他說了一遍。跑堂的說：「是了，我去拿去就是。」少時，也給他拿來看看。

三人吃夠多時，三爺說：「你把殘桌撤去，我要走，你給我寫帳就是。」說罷，自己漱漱口，帶著姜玉下樓去了。那個人也說：「來人！給我記上帳，我也去了。」堂官說：「我們不認得你，記帳不成！」只見他把眼一瞪，把那把刀手中一拿，說：「櫃上去寫去！」「騰騰」的下樓去了。方要走，跑堂的直喊說：「八甲九百整，到櫃！」三爺還站在那裡與眾人說話哪。

只見那個人手中拿著刀，衝著櫃上人說：「記上帳吧！」大家一瞧，他長的像個死鬼一樣，心中有幾分害怕。張廣太是有心事，昨天在街上遇見他，夜晚衙門裡又去在房上，必也是他說話。心中說：「一多半是我那年跟著大人上任之時，在滄州殺了水寇為首之賊，他的餘黨說過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必有人來找我報仇。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結，我今天以恩待他。」想罷，只聽櫃上人們不讓他去，三爺說：「寫我的帳吧。」那個人還不說一句情理話。櫃上的人說道：「張三爺給了錢，你知道不知？」那個人也不言語，望張廣太說：「朋友，我在街西口外一里之遙大樹之下等你，你要敢去，定是英雄；不敢去，是無名小輩！我走了。」三爺一聽，甚是有氣，說：「哪個怕你不成！」